

犯罪小说黑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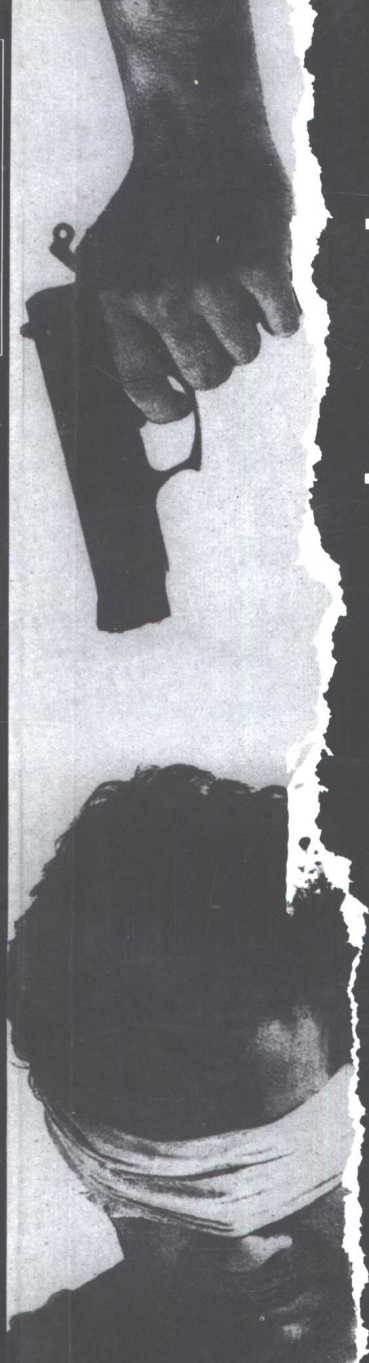
FLEUVE NOIR

杀手泪

LE TUEUR TRISTE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犯罪小说黑系列

FLEUVE NO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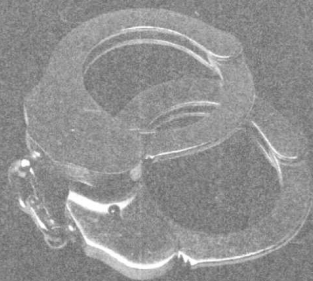
杀手泪

LE TUEUR TRISTE

[法] 弗·达尔 著

Frédéric Dard

雪松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手泪/(法)达尔著;雪松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

(犯罪小说黑系列)

ISBN 7-5059-3986-6

I.杀… II.①达…②雪… III.犯罪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07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1-2001-5112 号

书 名	杀手泪
作 者	[法]弗·达尔
译 者	雪 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秦启越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93 千字
印 张	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9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86-6/I·3093
定 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编入这套选集中文版的小说是由法国政府以中法文化合作的名义选定,并由法国外交部按 1998 年 4 月 8 日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总署语言文化合作局第 1871/CL/LB 号文的形式赞助出版,由法国黑系列出版社授予版权,指定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独家出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达尔及其小说在法国家喻户晓。这些小说从五十年代出版以来,在法国多次再版,印数达数十万册,畅销不衰。并由许多国家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读者对达尔的名字也不生疏。我们出版这套选集,希望能向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地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法国黑系列流派的风采。

致马丽娜·弗拉迪与罗伯特·胡森。

仅奉献上我的一片真情。

——弗·达尔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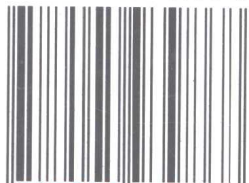
她只顾逃之夭夭,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有在这时,我才发觉,我刚才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过分了一点……

丛书策划 绛 云
责任编辑 秦启越
整体装帧 王 堃
封面设计 王 静

弗·达尔(1921-1999)，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才气横溢的多产作家，公认的黑系列(Fleuve Noire)小说大师，他以达尔(Frédéric DARD)为笔名发表的系列及系列小说达三百余部之多，创下总销售册数超过两亿册的纪录，许多小说都经多次再版或被搬上银幕。达尔的著作已经译成数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深受法国及世界读者喜爱，公认是战后法国最受欢迎的作家，其文其名在法国家喻户晓。

达尔在法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成为一种“现象”、代表一个流派，小说自成一格，引人入胜。他的小说以内容深刻、形象鲜明、情节感人、语言奇特著称，堪称法国当代黑系列小说大师。达尔以他出众的才华，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和所谓的“侦探小说”(Polar)在文坛上奠定基础，成为一种新的、受人瞩目的文学流派，发出璀璨的光芒。

ISBN 7-5059-3986-6



ISBN 7-5059-3986-6/I · 3093

9 787505 939868 >

定价：11.00元

犯罪小说黑系列

杀手手泪

[法] 弗·达尔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引 子

尼斯市马西那广场上，一辆花车在两行围观的狂欢人群中间徐徐行驶。到处是欢声、笑语、喧嚷、鲜花；一把把扔出的彩纸在午后宜人的气氛中飞舞。

麦克站在人行道边向右方观望，看毛利是否已将车开到指定地点，他见到远处停着一辆租用小汽车黑色的外壳后，用胳膊肘轻轻碰一下林诺。

林诺微微一笑，他正在乐不可支地观赏着街景。他喜欢具有民族色彩的大联欢，这令他回忆起他的故乡意大利。

“行动吧？”

“走！”

他们叫上查理，这小子靠在路灯线杆上，一派迷茫神色，又短又厚的卷发上满是彩纸。

“跟我们来，老小子！”

查理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这家伙原先是名拳击手，可惜他志大才疏，一点名气也没有，脸上总是一副倒霉相。

他们边往前走，边胡乱扔出彩纸，彩纸装在牛皮纸制的大口袋里……就这样，他们向前移动了好几米远。

他们来到这辆小汽车跟前，车正好停在一家珠宝商店门口。商店门前站着的两名女售货员，正欢天喜地地对着彩车狂喊乱叫，用以表示她们对这辆刚开过来的梦幻般彩车的无限赞美。

林诺和麦克向她们趋近，冷不防地向她们嘴里塞去一大把彩纸。姑娘们被堵得喘不过气来，呛得直咳嗽、乱蹦乱跳，却没有因此而止住她们的笑声。

两个男的继续将一把把彩纸向她们扔去，逼得她们不得不一步步撤退到商店里头。

珠宝店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出来，抱怨彩车不该如此喧哗地招摇过市，认为这样做能引起的，只是商店经营的中断。

看到一群胡闹的小伙子簇拥着女服务员挤进他的商店，他更是怒不可遏。

“你们给我出去！出去！”他嘟囔道，“我叫你们出去！……要玩，要闹，请到外头去……”

查理这时已经在大门外将门锁插上，将店门关好。

林诺从装彩纸用的牛皮纸大口袋里掏出一把崭新的贝雷塔式手枪，由于手枪上抹有黄油，使枪身上沾满星星点点的彩纸，这倒算是一件少见的新鲜事！即使这样，人们见到枪，也会吓破胆的！……

珠宝店的老板忙将双手举起，顿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傻里傻气的女店员也不再唧唧呱呱地笑个不停，而是也跟老板一样，将手举得高高的。

麦克担心这样高举着双手的三个人会引起外头人的注意，忙说道：

“各位不必紧张，咱们可以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工作嘛！……”

于是，他将这里所有的人都带到柜台后边的一间小屋里，那里放着一具保险箱。

“把你的‘扑满’打开吧！”他向珠宝店老板发出命令。

老板绝望地转动着惶恐的双眼。

看来这老家伙还挺犟呢，想硬挺！林诺立即将枪口顶到他的肚子上，正好顶在胃部下面。人的消化，缺了这个玩艺儿可不行。

“别找不自在！”他压低声音说道。

他青铜色的脸上，杀气腾腾，一派冷酷无情，看上去犹如一尊铜像。在这尊铜像里，一双锐利的眼睛在闪闪发光，白色的眼球上布满一条条血丝。

珠宝店老板到底岁数大些，很明白事理，他宁吃这哑巴亏，也不想丧命。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这是一把对号小钥匙，从外表看，构造一点也不复杂。他把钥匙伸进保险箱的孔中，然后，按规定对号，保险箱的门打开了，里面装的只是一摞摞的珠宝盒。麦克以行家的眼光观察保险箱，发现在紧靠里头的地方还有一个夹层，这个暗藏的夹层外面有个钢制的小门。

“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干开这个小门！”林诺对麦克说道。

麦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将这个门“干开”。按说，在监狱里的那些年，他没少看这方面的书，也没少对撬门压锁进行深入研究。

倒霉的珠宝商也呆在那里，就是不动手开门。这时，林诺又将枪对准他的胃。原来他用的是一种“魔杖式”钥匙，这种钥匙能启动箱内的保险装置，外门打开后，内门更加难于启开。

“别装出这副哭丧脸，老不死的家伙！”林诺说，“反正你也是参加保险的嘛，怕什么，不是吗？”

珠宝商不得不打开第二道门，这一层里装的是一沓沓的大票和三个形状特异的珠宝盒。麦克把钱如数装进腰包里，打开珠宝盒。屋里尽管很暗，仍可清晰地看到盒里的珠宝发出异样的光芒。他轻轻地发出一声行家赞赏好货时的啧啧声。

商店外头，人们仍在喊、在笑、在奏乐，到处一片欢声笑语……到处尘土飞扬……

“真不错，这家珠宝店还真有货，干得太带劲、太过瘾了！”林诺评论道。

两名强盗开始撤退，珠宝商见财宝远离自己而去，冲动得不行，但是林诺以极为干脆凌厉的动作让他冷静下来。

“怎么的，不服气？”他低声骂道，“难道还要咱们给你开一张收货发票不成？”

一个女售货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神经质的冷笑。对她的这一声笑，珠宝店老板这一辈子也不会饶恕她。

查理将门打开，林诺最后一个退出来，为的是能到最后一刻一直监视着受害人。

麦克走近小汽车，见车门玻璃窗关得严严实实，他将抢来的珠宝盒扔到后排座上，抓住汽车的把手要开车门。可是，车门已经从里面锁上，他虽然使劲拧，但镀铬手柄纹丝不动。

他看一眼坐在驾驶座上的毛利，见这小子的脸色很古怪，正在咬牙切齿暗使劲，两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吸毒者手头没有可卡因时才有的神色。

原来，他是在用力踩下离合器，猛地将车发动起来。然后，直接挂上二档，车一道烟似地飞驰而去，差一点将麦克掀翻在地。

“妈个×的！”麦克骂道。

林诺把枪藏好之后，也来到这里，他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的眼里顿时流露出和受了重伤的狼差不多的神色。

查理要他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时，珠宝商已经走出商店的大门。

他在不要命地喊：“抓贼啊！”

三个人立即穿进人群，向前猛冲……绕过街角……继续向前跑。他们跑得虽然很快，但是并不慌张。他们一会儿向右拐，一会儿向左拐……向右拐，向左拐……一直跑到上气不接下气为止。

这时，他们靠在一家豪华住宅的院墙外面，这套住宅的四周全是落满灰尘的棕榈树。

他们面面相觑，麦克气得脸都变了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林诺自认责任在他身上，因为，是他将毛利

这小子引进来参加这次行动的。

“别上火，”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保证把他抓回来就是了……”

“但愿你能走运，”麦克说。

他将金烟嘴从上衣兜里取出，在烟嘴里装上一枝香烟，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林诺觉得嘴里有一股杀人犯的味道，他恨的是世上只有一个毛利。他真希望毛利有无所不在的本事，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杀掉一大批毛利，能不慌不忙地、一个挨着一个地将他们统统杀干净。

1

我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这些女人住的地方的。我费了老大周折,才找到这里,这是因为她们家藏在一座简易建筑的作坊后面,而作坊外头又没挂牌子。由于我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来了我这么个人物,所以不敢向别人问路。这就使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在这个地方每一条崎岖不平的小道上来回奔走。

布鲁萨克家住在距闹市区很远的地方。我顺着一座老掉牙的城堡快坍塌的墙往前走,然后,忽然见到一处向里凹进去的地方。这里,便是她们的家。

用钢筋水泥筑成的作坊,像个巨大的哨所。作坊的左边,是一座生锈的铁大门,由一把链子锁锁着的门边,爬满长得相当鲜嫩的荨麻。它向人们表明,这个大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被人

打开过了。整个环境给人的感觉是凄凉、破败。

我推开作坊带玻璃的门，发现给整个作坊照明的，只有一盏五十度的灯泡，在天花板下面吊着。来这里安装电灯的家伙确实很能对付，做到“怎么省事怎么来”。不过，作坊里倒还真值得一看。

你设想一下大博物馆里的一间仓库是什么样子便知。走进那里，你会以为自己走进的是个梦幻境界。这里到处是脸谱，货架上一层层摆满的是脸谱、柳条筐里一筐筐装的也全是脸谱。走路时，脚下踩碎的也都是脸谱！这些躺在地上的脸谱是次品、废品，人们不打算费事去打扫它们，而是干脆让它们当地毯用。人们踩在舍瓦利埃^①的脸谱上，将他笑咪咪的脸踩平。

作坊深处，一个糟老头儿，穿着灰色工作服，戴着贝雷帽，长着两撇八字胡，胡子中间有一处间断，是他抽烟时，烟头已经短得不行，而他仍舍不得扔掉，生生地将他的胡子烧成这样的。他戴的那副眼镜，镜架早就折了，他用铁丝缠着对付用。他正在用洋红颜料给一个我看不出是谁的人的脸谱上色。他伸出舌头，专心致志，跟小学校里用心做功课的小孩子似的。他伸出的舌头

^① Maurice Chevalier，法国近代歌厅的著名演员。——译注

是白色的、很肮脏，舌头上粘满卷烟的纸屑。

挨着他的是个斜眼小姑娘，长得没那么难看。她在打包装，看上去心不在焉的样子。

他们两个在认真地争论着什么，以至连我进来都没发现。

“你将赫鲁晓夫发出去了没有？”长着乱糟糟的八字胡的老头儿问道。

“发出去了，维克多先生，”傻丫头低声应道。

“艾森豪威尔呢，发没发？”

“正准备发呢！”

“你可得小心，千万别装错了……这两个人长得可像着呢，像得跟两滴水珠一般。要紧别弄混了！”

他们说到这里时，我轻咳一声嗽。老头儿抬起头来，又扭动一下身子，以便能从他散了架的眼镜架上头看看我是谁。

“您有什么事吗？”他问我，问话的口吻里听出他本想骂我一声“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只是没敢。

我把手指头放到帽沿边。这是因为，我对老者从来十分尊敬，即使还不太老的人，我也很尊重。

“我想找布鲁萨克先生聊聊，不是老布鲁萨克，而是小布鲁萨克……”